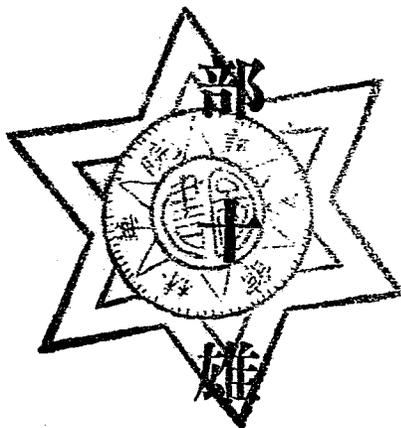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訓練總監部譯印

# 日本軍



114  
135.259

# 目錄

緒言	.....	一
軍務局長 今井清	.....	三
人事局長 後宮淳	.....	一三
第十師師長 建川美次	.....	一六
參謀本部課長 石原莞爾	.....	二八
關東軍參謀長 西尾壽造	.....	四三
教育總監部本部長 林桂	.....	五一
第五師師長 小磯國昭	.....	五七
陸軍次長 橋本虎之助	.....	六四
第十一師師長 古莊幹郎	.....	七一



3 2173 4255 3

參謀次長 杉山元.....	七六
結 言.....	七八

(完)

## 緒言

本書的題名，就稱做「軍部十雄」

這不是很好的題名，著者本人也並不十分喜歡這種的稱呼，不過「普及社」（出版本書的店名——譯者註）却說是要用這個題目。不過著者只望讀者讀讀本書的內容，對於標題是無關緊要的。那麼，這十位智多星到底是那種人物呢？

著者是想請出陸軍部內的十位中堅人物來在紙上作一種解剖的；但是對於這選定的所謂「人材」者，又恐怕會有人要提出異議。

譬如說是「卓越的人物」吧，那一定會有人說：「甚麼話？那傢



(南)

伙是卓越的人物嗎？」或則是：「喂！這裏也有卓越的人物。」而且事實上所謂卓越和非卓越這句話也就真難說，橫豎大家都是同在一條路上一起走了來的，那裏能夠有多大的差異，所以又那裏能夠貼定了商標說，這些是卓越級的，那些是非卓越級的呢。

那麼，就改稱做「有前途的人物罷」，可是這又儘夠麻煩。因為前途是神祕的領域，只有神明纔會知道，我們是無從知曉的。矢作川橋上無家可歸的野孩子，一跳就是朝裏的宰相；那行將就木的後備役海軍上將，突然又做了內閣的總理大臣；一個從前每月僅掙得五十塊錢的店員，突然因爲一位沒有後嗣的叔伯去世，竟把整百萬的家產遺下了到他身上；世間事橫豎總是如此的，前途的爲王爲賊

，不到那時候那能說得定。

那麼，結局就只好說是只選了十位著者所好的人物了，這種的解說大概就可以無聞言了吧。而且著者的所謂「所好」，也不一定是「愛好」的意思。不管他愛好也吧，厭惡也吧，無非是想對這十位中流砥柱的人物表示敬意或竟是不敬意吧了。

### 軍務局長 今井清

繼着那位在部內頭角崢嶸的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刺之後，這位本年三月剛從參謀本部第一部長調任到陸軍部來當人事局長的今井清中將，就繼任了軍務局長之職。永田和今井這兩位，在各方面都

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對照。一位是華貴，一位是質素，一位是才氣煥發，一位是質樸敦厚，一位是從軍政系統立身，一位却是從軍令方面出世。所以——

當永田初任軍務局長的時候，大家都對於他那試練過的軍政手腕頗有所期待，所以也就能夠豫想得他的措施。可是今井突任軍務局長，却有點出人意外，因此對於他的豫想，完全是一個未知數。同時，永田之調任軍務局長的時候，似乎是部內的局勢使然，現在今井之所以被起用，也可以說是一般的形勢不能不如此。

一件事的發生，人們總以為那是某人出的主意，就是那人本身也會以為是如此。其實我們不可不知道，凡是一件事經過某一個人

的心手行出來時，一定會有一種他本人所不曾自覺不曾感知的偉大的力在背後主使着。這決不是所謂宿命。這是貫通各時代的歷史的原動力。

今井清無意中得了軍務局長的位置，成了陸軍中樞機關的機關士。這固然是林陸相的提拔，也是在他權限內的任命，不過這種非這樣做不可，而又應當這樣做的一般情勢，却斷非林陸相製造出來的。林氏自己也只是在不知不覺中捲入時代的潮流中，將永田的後任，委之應該繼任的繼任者罷了。

x  
x  
x

因此，我們纔不能不來說說今井個人的色彩。

今井生於明治十五年（西曆一八八二年）九月十日，愛知縣今井清惟的第三男兒，到了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纔和他的兄長分家而自立門戶。曾入陸軍士官學校爲第十五期學生，在日俄戰爭前一年畢業，到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年）三月十八日，在同期生中算是第一個任步兵少尉。他所得的功五級金鷄勳章，是因日俄戰爭時的勳功獲得的。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畢業陸軍大學後，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任瑞典丁抹駐在武官；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回陸軍大學任兵學教官；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進昇上校，任參謀本部課長；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進級爲少將，任步兵第三十旅旅長；昭和七

年（一九三二年）再回陸大任幹事；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任參謀本部附，八月調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長。

我們試一檢討他的履歷，便可知他全部的經歷，差不多可以說是全在軍令部內，從沒有進過陸軍省，也不會踏入教育總監部。而且他的調任旅長，也可以說是只爲了要獲得進級的資格，至於其他的服務經歷，却完全是以戰略戰術的軍令方面爲始終。

可是到了今年三月，藉林陸相的提拔，纔第一步踏入陸軍省，替代松浦淳六郎氏而占得人事局長的要職。這在部內固然是一種意外的事件，不過在林陸相方面，與其任用一位對於人事行政有經驗的人物，倒不如像今井這樣的沒有經驗的人爲相宜，也未可知。

結局並成立了這次八月的人事異動案，而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的罷免問題，也就是因此而起的一個大波浪。

× × ×

依從來的常例說，軍務局長一職，總是由曾任過軍事課長，或參謀本部第一課長，或至少也曾在軍事課中任事過的人們補任的；不過在荒木陸相的時候，就以當時的步兵第一旅旅長山岡重厚擢任，造成一次例外；這次林陸相又擢用了今井，而造成第二次的例外。例外可也真不錯，凡事老是引用前例，墨守舊套，那也往往會阻礙了進步和改革。

此外今井還造成了另一個例外。依慣例說，軍務局長照例是以

陸軍少將補任的。照次序說，這次那位今井的同期生陸軍中將梅津美治郎如果在八月間出任第二師師長的話，那今井也應該不日就可以調任師長的。然而今井竟調到了現在這位置，這也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永田死後即發生了繼任者的問題，聽說東條英機，岡村寧次，山下奉文等幾位少將曾被舉爲候補者，可是部內的事情却使這個位置不落在這幾位敏腕家，辣腕家，權術家的手裏，而徧轉到這位微嫌鈍重而却具有野武士風格的今井的身上。

這也是世間事的玄妙處了。應該有希望的人落了空，反而沒有希望的人登了臺，真的或許有所謂因緣前定的事吧。譬如金子堅太

郎，伊藤已代治，乃至後藤新平這幾位，大家總以爲他一定總有一次登堂拜相的，然而却徧徧做不到這一步，反而那些本人想也沒有想到的人們——譬如若槻禮次郎，濱口幸雄，岡田啓介這幾位，却居然位極人臣，這也可以說是同樣的例證吧。

x  
x  
x

據說這次八月的人事異動曾博得了好評，著者雖不曉得甚麼地方博得人的稱讚，可是這也不是怎麼大了不得的事情。假如不能夠再進一步確立一種根本的人事原則，決行一次大快人心的大英斷，那還是無濟於事的。報上的批評，很多都是隨便拍拍馬屁的，所以這些所謂的好評讚賞，也是不大靠得住的。

不過如果這好評合着了林陸相的胃口，很適合於他的信賴，那就不用說了。而且假如由這信賴而再進一步，先委任了這位軍務局長，而鎖定了部內的動搖，那麼，我們也不用多說話了。

不過徵諸目下的時勢，著者對於這次軍務局長的人選，毫不躊躇地敢說是很適當的。因爲這並不是今井之適於任軍務局長，而是著者相信將像他這種的人物來當軍務局長，就陸軍全般的見地，在今日的形勢中是很適當的。

陸軍是我們國民全體的陸軍。爲要使這陸軍能夠不負國民的信賴，則這中樞機關軍務局長的職務，就應以正直而能不誤事的人物來擔任，總比較以敏腕家辣腕家來担任好些。就這見地說，著者以

爲今井清確是一位應當起用的人物。

× × ×

據報上的記載，說當他在參謀本部任南次郎的次官，和任荒木貞夫屬下的第一部長，和在柳川平助課長底下當科員的時候，這些長官還要輸他一籌，想他大概總還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吧。

他生在名古屋；在愛知縣的出身者當中，有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陸軍次長橋本虎之助，和八月間被任待命的松井石根幾位人物，這種出身縣的關係，對他也很有些好處，名古屋的各報還特別地誇耀，說他是未來的上將呢。我希望他須努力自愛，不負這期待纔好呢。

他的嗜好據說是香烟，咖啡和壘球（野球）。其中尤特別喜歡壘球，聽說東京六大學壘球聯盟會戰的時候，他總是偷空臨場觀賞的，不過以後恐怕公事太忙，就不能夠如願了。那只有馬馬虎虎在收音機前聽聽熱鬧吧，這也叫做沒有法子啊。

### 人事局長 後宮淳

今井人事局長的後任，也是從參謀本部將第三部長少將後宮淳調了過來任用。這又是出乎意外的榮遷。

後宮生於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隸籍京都府北桑田郡吉村，在日俄戰爭將要告終的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一五年）

三月畢業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七期，四月二十一日敘任步兵少尉。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任第三師參謀，繼任第五師參謀。他所有的功五級金鷄勳章大概是在這參謀時代出征西伯利亞時的功勞得來的。大正十二年（一九一三年）任參謀本部部員；昭和四年（一九一九年）八月進敘上校，任步兵第四十八團團長；經過部規的任期二年，到昭和六年八月，又任第四師參謀長之後，轉任關東軍司令部附；去年九月昇任少將，同八月任參謀本部第三部長。

當他在關東軍中服務的時候，在北鐵問題時很費了一點心力，而且本來在運輸交通方面也被認為數一數二的人物；也許是因為這

點原因，所以纔打進了參謀本部的吧。

就上列的履歷看來，他從沒有占過重要的中央部的位置，可以說是一種不足輕重的第二流人物的身世，在士官學校第十七期生中，他也是第十九名左右的人物，這種人的前途，就從來的慣例說，大概是止於少將，最多也不過是中將吧了。然而他居然獲得了參謀本部第三部長的位置，這真是他鴻運當頭，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而且這次又突然地被擢用爲人事局長，真的他不知走的甚麼運。本來是社會上一個無名的小卒，現在竟一躍而金榜題名，無人不知了。所以這就說一個人的前途，是不能夠預知的啦。

他的經歷，大部分總是團長或師參謀等的職位，對於軍政方面，從未曾問津過。可是現在却處在人事局長的地位，來辦理這生手的事務，究竟他能否得到很好的成績？我們深望他能夠在這走運的時候，抖擻起精神來，好好的做一番事業。

### 第十師師長 建川美次

建川美次這名字，是著者記憶中最老的一個。著者現在還保存有一幀二十餘年前攝的相片。那是一幀新瀉縣出身士官候補生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紀念攝影，地點在九段借行社裏的石壇，前排就是一排前輩軍官。

計有陸軍少將星野金吾，步兵上校草生政恆，騎兵上校鈴木莊六，工兵上校星野莊三郎，步兵少校大竹澤治，騎兵上尉建川美次，步兵上尉小川恆三郎等各位，那時著者還是陸軍中央幼年學校的學生，所以只躲在旁邊的一角。

二十年歲月的經過，已經在各人身上發生不少的變化了。

有的雖是陸大優等生中的英才，可是因爲在各派閥外之故，不能榮任上將，僅止於中將而退職了。有的則不滿於「長的陸軍」，不願就任而潔身自退了。有的則老死故鄉；有的則懷才夭折；有的則乘坐飛機墜落而慘死了。又有的則功成名就，脫離陸軍之後，尙藉他那官銜和勳名的餘光，除了身任顯職之外，還兼某某會長等的頭

銜，閒領高厚的薪水了。

其中只有參謀騎兵上尉建川美次一人，官至陸軍中將，職任第十師師長，風雲際會，居然睥睨一世了。

人事滄桑，誰又知道後來的變化呢！

× × ×

我們不知道這位建川先生在當上尉的時候，就預想到今日的這種光榮否。不過在著者記憶的所及，我當時並不見得他怎麼地偉大。只要一掛起參謀章，誰也像是了不得的樣子，這固然是幼年學生和士官學生的普通心理，可是著者却不見得他是怎麼樣地了不得。

他那不很高而肥胖的大個子，縱然是儘夠威風，不過那下垂的

眼角，就有點令人討厭。外觀上不見得怎麼靈敏聰慧，反而有點魯頓的樣子呢。不過有位朋友却輕聲告訴我：

「喂，那個就是建川上尉！有名的挺身斥候哪，真了不得！」

像我們這班當日俄戰爭中，正在小學校，戰爭終了後纔進幼年學校的少年們，對於在戰爭中出名的勇士，都抱有無限的憧憬，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會發出了「了不得」的感歎詞。

不錯的，日俄戰爭中的挺身斥候確是一件拔羣的武功。這種斥候的行動，早已在山中峯太郎著的敵中橫斷三百里中詳細記載了；當時建川正任金澤騎兵第九團的排長，隨軍出征，帶着特別任務，自任斥候長，帶了六名挺身斥候，深入了敵陣。固然，日俄戰爭中

的挺身斥候，並不只他一人，組成部隊的也有長沼挺進隊，長谷川挺進隊，斥候方面也有那在滿洲事變中戰死的古賀傅太郎（騎兵上校）的斥候以及其他的人，不過建川斥候也曾完成了不讓他們的重要任務，而得到了如左的一張感謝狀。

### 騎兵第九團

陸軍騎兵中尉 建川美次

該員曾受偵察奉天鐵嶺撫順附近之敵情及地形偵察之任務，於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九日由宿營地韓三臺出發，於大灣附近渡涉遼河，過新民屯西方約六里之半拉門，經鐵嶺西方高地，而達撫順東方約六里之營盤，卒經城廠賽馬集及連山關，於二月三日至黃泥窪，

復歸原團部。其間或遇敵騎，或遭敵守備兵之發見，然皆能以奇計脫奇禍，時或絕糧者三日，然尙堅忍不屈，計在敵地者凡二旬，卒能達其任務。故稱其功而給予此狀焉。

明治三十八年二月十日

第二軍司令 奧保鞏

因這次的功勞，所以在戰後論功行賞的時候，就獲得了功四級金鷄勳章，在中尉的階級中，能夠得到這樣的恩賞，那算是例外的了。

日俄戰後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入陸軍大學，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畢業。

以後即被視爲騎兵科中的俊秀，連任駐印度武官，參謀本部部員，以中校的資格而任騎兵第五團團長，後又仍回參謀本部任課長，旋出任中國公使館附武官，不久即昇級少將，再回參謀本部任第二部長，又調第一部長。

這時候剛巧滿洲事件發生，他的職務又正和這事件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他的名聲也在這時候突然地傳播了四方。事變中他又昇做了中將，以代表陸軍的高級隨員的資格，參加日內瓦的軍縮會議；但是會議却如虎頭蛇尾，糊糊塗塗就混過去了，所以他又回國來，任第〇〇留守司令。這次的調任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意義，只是新任中將的人的普通過程而已；雖然有人說這是左遷，這話大概恐怕不

很對吧。

到了去年六月，第十師師長廣瀨壽助被免職的時候，他便繼任了這地位。這倒是當然的次序。

x x x

建川的原籍是新瀉縣，我們已經說過了。他生於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年）十月三日，原本是野崎美孝的第三的兒子，不過後來做了建川周平家的養子，所以便襲用了建川的姓。

他之所以得有今日，固然也有他的材能，不過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說是得力於他那班極有勢力的前輩和親戚。陸軍少將森岡正之是一位騎兵科的老前輩，官階雖然只是少將，可是在明治末年間，

他在騎兵科中却有不可輕侮的勢力。娶了這位森岡正之的長女的，就是後來的騎兵上將鈴木莊六，第二個女兒呢，是過繼了給他的兄弟，這位又嫁給了騎兵上將森岡守成，而第四位小姐呢，却就嫁了建川，而鈴木上將又就是建川同鄉的前輩，在這兵科閥，戚閥和鄉閥縱橫的交錯中，所以建川便能夠在將官階級中悠悠上進了。有了這樣的背景，當然誰也都會占便宜了。

他在士官學校第十三期中，名列第四，不過在候補上將的次序上，恐怕就要占第一名了吧。幸而真的進昇了上將的話，那在新瀉縣出身的人物中，除了鈴木莊六，就要算他是第二個上將軍了。全靠現時鄉閥思想薄弱的福蔭，所以他纔能夠搶得這個星野舍吾，

豐邊新作們幾位前輩所垂涎三尺而終不能到的手頭銜。

他橫豎是一位武人，對於軍政方面，差不多從未染手過，僅守住了真正武人的領域。不過他的野心就很不以此爲已足。他有敵中橫斷三百里式的膽量，有火一般的鬥志，又在暴虎馮河的猛進力。而且無論使他担任那一種的任務，他都有十分能夠做得到的實力。

但是總覺得有點不大放心。他雖大有天馬行空之慨，顯示着十足騎兵式的勇姿，不過總覺得結局還是騎兵罷了。他似乎很少有像攻擊要塞的步兵戰法的地方，能夠進一尺即掘一條塹壕，得一寸地即築一條胸牆，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前進。

在滿洲事件未發生的時候，他正任參謀本部的第一部長，即曾到各地去演講——也是含有政治色彩的——並惹起了一點問題，而且內容也有點使有見解的人爲之捏一把汗，但是滿洲事件勃發的時候，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偶然，聽說他竟住在○○。

因滿洲事件的發生，突然他的名聲竟傳播了出來，一班聽見建川將軍的名字而發抖的文化人種也正不少呢。他的行動很有點不合正軌，大家也不知道他會幹出甚麼事來，這或許就是人們害怕他的原因吧。

但是他現在也已經五十六歲了，還能夠老是不大就範嗎。有一位海軍的軍官曾說，「像建川那樣的人，爲甚麼還能夠不免他的職

呢？到底還是陸軍方面大量些。」這位先生的話也太奇怪了，可是如果這位海軍軍官的話說得不錯，他確是不就正軌，而且到現在還不被免職是很奇怪的話，那他倒不能不感謝陸軍。

像他這樣的人，一到了都外當過第〇〇留守司令之後，雖曾有幾次聽說要調任參謀次長，然而却無論如何不能回到中央部來，這一點他不應該靜心地自己想一想嗎？這並非有誰使他如此，一定是有一種看不見的偉大的力量在背後作鬼。結局也可以說是命由天定吧。

著者是他同鄉的後輩，不無想他能夠進昇上將，大出一陣風頭給人看看的希望，不過一方面却願他不要生出非望的野心，弄到身

敗名裂纔好呢。

假如幸而鴻運當頭，能夠調任參謀次長，再調任派遣軍司令官時，那他的命運就算決定了。深望他能夠自重自愛，做到這光榮的地步。

### 參謀本部課長 石原莞爾

石原官階是陸軍步兵上校，職務是參謀本部課長，在表面上只不過是陸軍部內一個渺小的存在；可是對於石原莞爾這人，著者却特別抱有莫大的興趣。這種特別興趣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爲了下述的一段趣史。

他在本年八月以前，還是仙臺第四步兵團的團長。在去年夏間的某一日，是豫備兵應演習召集而入營的那天，剛巧這天的天氣從早晨就下起稠密的霧雨，所以宮城野外的營庭，總是陰翳朦朧，各連都把那些召集兵在連前排成一列側面縱隊，一個一個經過必要的問話後，纔喚到營舍內去。這是可以想像得出的情景了。

這時候恰巧石原團長騎着馬到團部裏來了。衛兵當時排隊吹號來迎接，團長也照例走進了營庭裏來。可是當他舉眼一看時，召集兵都排列在霧雨中。突然間他面上泛着緊張顏色，同時將馬轡一鬆，一直衝上去，剛剛到了隊列前的時候，就大聲地罵了一聲：

「混蛋！」

連幹部可真不知道團長發的甚麼皮氣，都嚇了一跳。突然接着又聽見團長的第二句話飛出來了：

「人家的外套是借得來的呢！」

連幹部這時候纔恍然醒悟，馬上將營舍外的召集兵趕快帶進了營舍裏。石原團長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這些召集兵們穿在身上的外套，恐怕大概是由別人處借了來的，所以不要讓霧雨淋濕了。

據說石原這句話很得到了召集兵們的心服，實在這種話決不是普通平平凡凡的長官所能說得出來的。就以熟識東北寒村農民生活的著者說，也因爲了這一段趣史，而對於石原氏的認識爲之一變。

不過這段趣史，也不一定就可以當稱讚石原的材料。大凡任團

長的人，從馬上破口罵連幹部是混蛋，這實在太輕率了。他的慈心固然十分地明白，不過這也該有別的方法就是了。剛愎的行徑，在個人方面固然頗饒興趣，不過處於組織體的責任者的地位，却非特別地謹慎不可。不過我們如暫時拋開這種公論的話，那麼，在這段趣史中，也可以看見石原氏躍如的眞面目了。

那去世了的評論家高富素之氏，就是一位僞惡家。不知道他的人，只看見他的言論，總以爲他是一個流氓頭子，或是盜匪首領，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我們便不能不說這是他僞善家的態度的成功。石原氏不眞也有高島的那種僞惡家的態度嗎？

石原氏的辭令很率直，態度也豪放不羈，有時甚且近於失禮。

前次也曾當着大眾破口罵官城縣的學務部長「混蛋」，使人爲之蹙額。然而這種的事情，他却豪不在乎，聽說他還愛穿着中國的衣服在仙臺市中闊步，或則裝得奇形怪狀在外國的街市橫行，這我們應該說他是剛直呢？或說是不拘小節？或說是僞惡家的衎事呢？說他是一位僞惡家嗎，或者他會不高興，但是像他那樣常識極發達而老於世故的人，我們又不能說他是豪無自覺地來做超世間的行動。

× × ×

石原生於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一月十八日，原籍是山形縣鶴岡町，聽說他的祖父在戊辰之役中，是藩中被稱爲新徵組三傑之一，他的父親當過警官，辭職後繼任鶴岡町的公吏，現在家中賦

閒，不問世事了。石原莞爾是他的長男，二男就是海軍中校石原次郎。

他的家境不很豐裕，所以他從小就嘗了不少的窮苦。在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是第六期的學生，在陸軍士官學校是第二十二期生。當學生時代，也是那種豪放的態度，在人家的面前不很用功，然而成績却很好。不過據說星期日也不大到外面去，恐怕就是在這時候克苦用功的吧。

在陸軍大學畢業時考得第二名，是優等生中的俊秀。以後敘官陸軍上尉，任教育總監部附。到了大正九年（一九一〇年）被派赴漢口服務，在這時候就開始研究中國事情。大正十年（一九一一年）

任陸軍大學教官。在這當教官時代中，也有很多的趣史，關於戰術指導一科，更似乎馬虎得很。在教授現地戰術的時候也不先做想定，就到現地去，當着學生的面前方才着手做想定，這也可以說是荒唐之至了，可是他的指導特別適切，講評又很的確，所以學生無不敬服。這結局就是說他肚子裏很有一點良好的材料。能夠抓住一點要緊的地方，發揚演繹，所以博得他人的敬服，這也可以說是他的頭腦清楚，運用靈敏吧。

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赴德留學，經過三年回來之後，又在陸軍大學擔任教官；到了昭明三年（一九二八年）八月昇爲中校，十月便任關東軍參謀，到旅順赴任去了。當時的軍司令官是中將村岡

長太郎。他剛赴任的時候，滿洲就有點不大安寧。因爲了某件重大事件，村岡引咎辭職之後，接着便是中將畑英太郎就任，因爲貪酒殞命，所以又調了大將菱刈隆到來，到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纔將職務交代給本莊繁。同年九月滿洲事件就發生了。

× × ×

滿洲事件的發生，正是他竭盡心血，傾倒智囊的大活動時代。我們只要着他因作戰參謀之功，而在事後論功行賞時，得到了功三級金鷄勳章的恩賜，便可以明白了。實在地，據說他在這次作戰和滿洲建國的功勞，是有些永不可沒的呢。

而且在事變中他那種武人的豪膽，大概是很值得稱賞的。當那

次用飛機來救援通遼附近的大倉組農場的時候，他竟曝露在危險之下，獨自繼續偵察，直等到飛機再次飛來；又如在攻擊馬占山的時候，也會在紅橋傍鎗林彈雨中泰然地執行參謀勤務。這些都是目擊者所十分驚嘆而傳說出來的。大家都說：「石原參謀是一位不死之身」，這就很能夠獲得將士們非常的尊敬和信賴了。總之，他似乎確是一位豪膽的人物。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八月昇任上校，同時就離開關東軍回到國內，不久被派赴國際聯盟的軍縮本會議，這當然又和因關連到滿洲事件的問題，而日本至於退出國聯的聯盟會議發生關係了。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他回到日本，八月即赴仙臺任步兵第四團團長

，到了今年八月纔回到中央部來，任參謀本部課長。

他以前的經歷，總不出兵學教官，參謀，團長，和被派赴外國，而從沒有涉及軍政方面；就是到參謀本部任職，也差不多以這次爲嚆矢。所以不能說是軍部中特等席組的經路。但是他的名聲却非常地好。他的才器之大，固早已爲社會所認識，而且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異口同音說石原了不得。著者和他既無一面緣，不知他到底了不得到甚麼程度，不過總之他不久就可以成爲代表陸軍的人物，這却是衆目所屬的一致意見了。

有的人說，「石原是天材人物，即使他不當軍人；而從事別方面，也一定是傑出的人材」。有人說：「我們不應該對於年輕人過

於誇獎，這會助長了他驕氣，可是石原這人，却無論怎麼誇獎也不要緊；因為他也值得誇獎，而且他也不是那種得人一言而自滿的蠢傢伙」。他大概是這種人吧。

× × ×

據說他是一位日蓮宗的研究家，他的人生觀也大概是由這裏發生。只要看他那種脫俗的態度——有時有點像偽惡——也可以承認那是真的了。又據說他傾盡心血來研究的，就是拿破崙戰史——聽說作這種研究時的副產物中，他所蒐集來的拿破崙的真筆跡，關於戰爭的泰西名畫，書籍，和腓力得大王的筆跡等，時價不下數萬圓——他肚中的戰術的材料，或許就是從這裏得來的。

這種的修養和研究，就使他得到了自信力。試舉一例來說的話，去年間他們的團裏，曾受荒木貞夫的特命檢閱。特命檢閱也可以說是團長的命運所繫，照例團長總是戰戰兢兢，準備周到的。可是石原却若無其事的待他來檢閱，說：「預備照平時的狀況請他來看」。

到了檢閱的時候，不知道在團長以下的現地戰術中，或是在團演習時，荒木便對石原發問說：「在一團全滅的時候，團長的處置如何」？那麼，石原便一轉身睡在地上說：「團長陣亡！」他這樣的舉動使隨員們吃了一驚，荒木也只好點點頭哼了一聲。像這樣的團長，恐怕是有獨無偶吧。

荒木又問：「軍官的成績表呢？」，誰知這時石原所拿出來的却是一張白紙。那麼，荒木說：「這不是一張白紙嗎？」，石原的回答就說：「是的，不錯，本職就任團長以來，不過一年，以一年的期間，就是做父母的人，也難以知道子女的性能，何況一位長官，在這短時日中，那能知悉得軍官全體的性能，這不是當然的嗎？假如一定要寫，那也只好照前任者所寫下的抄錄出來，這是本職所做不出來的。假如是馬馬虎虎隨手評定的話，那萬一而有錯誤，則對於這人的運命有莫大的影響，所以又不敢輕易動筆。但是本團的風氣，雖多少有點鈍重，然而精神堅全，軍紀也嚴肅，很可以用於實戰」。這又使荒木和其他的人們不知要怎麼說好。

所以在講評時，意思大概就是說，「該團的訓練法，大非尋常可比，有不可律以常軌的地方，可是成績却很不錯。」這一樁事情，一方面或許也可以說是表示了荒木的器量之大。假如是普通的檢閱使，恐怕早已大發虎威，隨便評罵他一回了吧。但是或許是荒木平素就喜歡石原這人也未可定。

x  
x  
x

石原的爲人雖是如此，可是他的意見却不能說是沒有問題。滿洲事件發生後，著者看見他在報館的座談會中所發表了越軌的意見，就不敢恭維那是一種極大膽的意見，實在心裏却覺得他們軍人的頭腦，實在有點那個。又有一次在日內瓦的時候，他竟當各國新聞

記者面的前說：「日本不辭與世界爲敵，來一次戰爭」，而聳動世人的視聽；并且聽得松岡洋右曾說：「知道退出國聯的意義，而做我的後援者，就是石原」；像這些事情，著者實在不敢恭維。不過這也不是我這裏所要說的範圍罷了。

× × ×

他在仙臺的時候，一有空就去指導當地的青年，或是幫助當地的同志研究國防智識。看看他的國防論時，倒有很多普通軍人所看不到的卓越的地方，雖然在立場上思想上稍有不同，不過似乎有些地方却有同著者共鳴的意見。

因爲他這樣地給社會認爲是陸軍中的一位傑出人材，所以聽說

就有一些想利用他的在野政治家，和社會運動家。這點我倒要勸他得留心一點。固然他不是樣地聰明靈慧，對於時代的認識也相當地敏活，而且他的年紀是也那可以聽得人家幾句話就輕舉妄動的了。著者深望他能夠自重自愛，達到大成的地步纔好呢。尤其是聽說他有好幾次損害了康健，這也要希望他勿自暴自棄，因為有了康健的身體，纔能任得偉大的事業，只要自己保重，也就可以延年益壽了。

### 關東軍參謀長 西尾壽造

著者的一位朋友，曾批評關東軍參謀長中將西尾壽造說，「結

果他是一位留下來的人物吧」。

這句話真可說是西尾知己之言了。西尾不是一位活動潑辣，在部內外穿入穿出，而被人歌頌爲未來的大臣或大將的人物。他不像建川美次和死了的永田鐵山一樣在社會上出過風頭。然而他似乎他永不遭罷免，一直留下來，結果卒至於昇任上將，占得三長官之一的位置吧。著者以爲這「留下來」一語，實在是足以表現他的全貌，是最適當的評語。

他做事是那樣的認真，責任觀念很強，凡事慎重周密，而且又抱有堅固的信念，所以做出來的事，沒有一點不妥當適切的地方。因此，就博得了故元帥武藤信義的信任。聽說當武藤任教育總監，

西尾任教育總監部第一課長的時候，武藤對於他所辦理的公事，差不多看也不看就照准蓋章，這或許也是真有其事罷。

當他任第一課長的時候，全不顧到時間的遲早；他不管下辦公廳的時間是四點鐘或五點鐘，不到當天的公事都辦完，他總是在課長室裏埋頭的幹，所以時常他的部下得提醒他說：「再遲就沒有電車了，今天就這樣子吧」。凡是做長官的人，辦公辦到這樣三更半夜，未免有點令部下難於模倣，可是他是那樣地認真，實實在在埋頭苦幹，所以似乎也沒有人非議。一方面他頭腦極佳，而又做事精細，所以在業務上據說對部下們也相當地不肯馬虎。現在雖不知道怎樣，大概還是故態依然罷。

不過他的確也有這樣的資格。當他在陸大担任教官的時代，凡他所畫的戰術要圖和草稿，實在乾淨得很，担任抄寫和謄寫印板的草稿的書記，總是感服萬分，到現在聽說還有人說：「西尾教官的頭腦是特別定做成的」，這大概是實話吧。普通當屬下的人們所說出來的話，大概是靠得住的。

我們已經說過他的責任觀念極強了。當他任參謀本部第四部長的時候；屬下的演習班長每次做了演習想定送來時，總要三番兩次地壁還另外改做，這也是非像他那樣責任觀念極強的人所做不到的；若在通常的人的話，橫是底稿總是中校或少校階級的人相當研究後纔作成的，馬馬虎虎也就算了，然而他的真摯心却不讓他馬虎過

去。

再舉一個同樣的例子來說的話，那時候他在作成演習計畫之前，總先行地理實查，他自己就跑到田裏，跑幾個轉，看那地方到底能不能夠演習。這是當然的責任，不過因為世間儘有一些不負責任的人，所以這樣的事也成了責任觀念極強的一例，這就是我們不能不引以為遺憾的了。

總之，他是一位極端審慎周密的人物。實力也充足，加以康健的身體，所以就不能不留下來了。

× × ×

西尾生於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隸藉鳥取縣

，本來是西尾重威的第四男子，過繼了給重威的哥哥幸太郎。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四期生，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年）敘任步兵少尉。日俄戰爭間進級中尉，始終在步兵第四十團當排長。

該團屬於第四軍之下，連戰連捷，屢獲戰功，團裏連裏都會得過軍司官野津道貫的獎狀，前後計達四次之多。

戰後進陸軍大學，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畢業第二名。第一名就是現任第十四師師長畑俊六。以後任陸軍省副官，暫時又任步兵第十團團附，再回東京任陸軍大學兵學教官，進昇上校之後，即赴原屬步兵第四十團任團長，繼着就被擢任我們剛說過的教育總監部第一課長。

在課長任內凡三年，被稱爲少見的名課長；據說他關於典範令或軍隊教育的造詣實在深造。以後又進昇少將，任步兵第三十九旅長，不久又回任參謀本部第四部長，這是他第一次在參謀本部得到位置。到了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小磯國昭被調充第五師師長後，他就接了小磯的後任，赴滿洲爲關東軍事參謀長，一直到現在。

x x x

人家不說他是「前進」，而說他是「結局留下來」。正像這幾個字面的意義一樣，他不是豁達而是重厚，不是明朗而是陰沈。這或許也就是日本內地人的通有性質吧。而且他不愛饒舌而愛寡默，不知

道他的人，似乎總會感覺得他沒有趣味；譬如當他任軍事調查委員長，和新聞記者多所接觸的時候，新聞記者們就不大喜歡他。大概他的性質是不合於新聞記者們的吧。

不過所謂名望或是世評這一類的東西，總是莫明其妙的。無論說好說壞，結局也沒有甚關係。西尾的自信和信念，恐怕根本就不去管這些閒話。這不就很好了嗎。

他不是創業的偉人，而他守成的偉大的凡人。他有一次曾被推薦爲陸軍大學專攻學生的教官，可是他却以爲不稱其選而辭退了，這種態度到現在還有人敬服。只要他虔持着這種態度去做，結局他總還是「留下來」的人物罷。到明年三月或八月他就可出任師長，那

麼，他的留下來的公算當更多成數了。

### 教育總監部本部長 林 桂

在幕府政治的時代，沒有文官武官的分別，平時担任政局者全是武將——就是封建諸侯。所以諸侯之中，也有真的上馬殺賊的武勇諸侯；同時也有不堪臨陣的，然而將軍幕下却成了偉大的政治家的人物。那就是說，同是諸侯之中，也有文官型和武官型的兩種。著者每一看見教育總監部本部長中將林桂的時候，就會想起了這種文官型的諸侯。在同爲武人的當中，他是這樣地和真崎，建川他們完全不相似的。

他身長近六尺——假如根據四捨五入的原則來說的話——腰身也相稱，體重二十多貫（每貫等於中國一百零五兩），說起這樣的堂堂的身軀，倒使人想像他是一位魁偉的武將，但是事實上他那副白皙的童顏姑且不說，單說那通身脂肪過多症的贅肉看來，我們只能說他是洋行裏的經理，或是錢莊上的老闆，絕不會覺得他是一個武將。所謂文官型的諸侯，也是就他這外貌來說的；不過眼光却很銳利。

一個人雖說不能由外貌來判斷，不過也有不少由外貌來判斷的。林氏如果是屬於由外貌來判斷的這一類的話——而且著者也以為他是屬於這一類的——那麼，軍人生活的前途，也就大有可想而知

的地方了。

x x x

林氏經過的福運，實大有令人豔羨的地方。

他生於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隸籍和歌山縣。士官學校第十三期生，畢業步兵科第一名。日俄發生即充近衛步兵第四團掌旗官，隨軍出征，戰事中進昇中尉，凱旋的時候，他就任近衛步兵第二旅副官了。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陸軍大學優等畢業，任教育總監部員，後又赴德國和丁抹留學，歸國後歷任參謀本部附，步兵學校教官，陸軍大學兵學教官；進級上校後，任近衛步兵第一團團長（聽說這個時代不很得意），又回陸軍省任軍事課

長，進級少將後出任步兵第一旅旅長，又到參謀本部任第四部長，調陸軍省任軍事調查委員長，繼任整備局長，到了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便轉任現在的位置。

所以他的履歷，也可以說全在軍政方面服務，幾涉教育，軍令，軍政三方面。所以出任部隊長者，也不過是爲了獲得進級的資格而已。其他呢，全部都是在中央部勤務的，就這樣說起來，他倒像是爲了要任上將而寶貝般地養大了的少爺公子呢。

他這種不經風霜的公子經歷，到底是幸運呢，還是不幸？他倒得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從前那「奇才林桂」的名聲曾聳動了一時，但是現在却似乎一年一年地沉默下去了，這又是甚麼道理呢？

這一方面也因為他身體不濟的關係。他曾害了盲腸炎，施過兩次手術，現在大概雖已經全癒，但據說也不能夠騎馬了。因此，他的同期生如三宅光治，中村孝太郎，建川美次等都已任了師長，而他還不曾任過這種職務。這或許是因為他難得離開教育總監部，但是最大的理由，還恐怕就是這身體的關係呢。假如真的是這樣的話，那倒值得同情；我們姑不問事情如何，只看看結果的話，他就明白白白地失却了出世的一個條件了。

這種病軀固然是一個理由，同時他那奇才的光彩之所以一年一年的黯淡者，不就是因為沒有經過風霜的關係嗎？所以不就肉也成了贅肉，人也成了不知勞苦的人嗎？著者總覺得他是這個樣子，因

爲他從前的英名太高，所以現在更覺得他的黯淡了。

x x x

他頭腦很明晰，記憶力也很好，不過似乎缺少了獨創力，而且又嫌過於精細了。聽納人家的話，來綜合成自己的意見，這說得好一點，可以說是爲人長者的技能，說得壞一點，也可以說就是沒有信念，總之林氏似乎跨不出一介才子的領域。

他的前妻是被刺致死的團琢磨的女兒，現在的夫人又是大倉喜八郎外甥大倉喜三郎的女兒，他倒同富豪怪有緣分的。所以他不用天天青菜豆腐，一定是食必山珍海味，以致長了那麼通身的贅肉吧，我倒要勸他想點法子將這贅肉弄掉了呢。

他如果能夠恢復了康健，除去了贅肉，多懂得點非要人們的心理，臉上也多印上一點風霜的痕跡的話，那他的前途，恐怕就是安康的大道呢。

### 第五師師長 小磯國昭

第五師師長小磯國昭倒像是一年一年地更有光彩了。在陸軍士官學校時代，和在陸軍大學時代的成績，並不見得怎麼好，可是現在他却成了全陸軍中呱呱叫的人物了。

士官第十二期生快要到決勝點的時候，朝一人暮一人地一個一個落伍，現在尙留在人間的就很少了。現在的競爭者當中，就只有

杉山元，外山豐造，香椎浩平，畑俊六，蒲穆，小磯國昭，柳川平助，岩越恆一這幾個人了，其中蒲穆害了心臟病，快要被劃出圈外；所存者只有七個人了，所以，小磯就快要超出前走者二三個人，便可以闖進快勝線了。他的體力日見健強，意氣也愈來愈盛。

古語有一句話說，「大器晚成」，這意思是說大器要晚成呢，或是說大器是要一直幹到最後纔成就呢，還是說大器之中也有晚成的一班的呢？這著者倒不大明白，可是假如小磯是一位大器的話，那麼他就是屬於大器的晚成班的人物了，年輕的時候不大顯現，到了昇進將官階級之後，纔漸漸地出起風頭來了。

× × ×

小磯生於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年）四月一日，原籍山形縣新莊，日俄戰爭時敘官中尉，任步兵第三十團團附，隨軍出征，戰事進展級上尉，凱旋時尙任該團連長。

在中少尉時代，他的實兵指揮是團中有名的，在當時流行的一齊射擊的指揮中，小磯的一齊射擊很出過了風頭。到現在他的聲音還是有名，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每次提高喉嚨，叫出幾聲「目標○○○，瞄準！放！」放了一排鎗之後，檢閱官總不能不說聲「好！」

步兵第三十團原駐新瀉縣村松，日俄戰爭時隸屬第一軍，在戰地中逗留最久，並曾在山地方面奮戰，曾得了軍司令官黑木爲楨兩

次的獎狀，小磯也因大著功績，曾受破格的行賞敘功四級。

戰後曾任團副官，在鄉間孤立的團部中，而且又值戰後多忙之際，他尙能努力用功，到了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考進陸軍大學，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畢業，不過成績不大好，所以以上尉時代少校時代大概總在鄉間服務，到了西伯利亞出兵的時候，纔在特務機關中活動，從這時候起，就漸露頭角，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任參謀本部部員，又任航空本部部員二年，進昇上校後任步兵第五十一團團長，在當團長的時代他就爬上來了，在任軍官團的戰術教育中博得了好譽也是其中的一項，從這時候起，他的前途便指着喜望峯前進了。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任參謀本部課長，接着又回航空本部任總務部長，再調到陸軍省來，任整備局長，不久調任軍務局長，在非常時內閣中得荒木陸相的拔擢任次長，後來因為關東軍司令部突然增大了重要性，所以當上將武藤信義軍司令官赴任的時候，又被擢為參謀長。在這裏他大發揮了固有的手腕，到了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三月，調任第五師師長，原位置就讓給西尾壽造了。

x  
x  
x  
x

這篇文章如果是給小磯寫詳傳的話，那在這裏就要說及他和滿洲的關係了，而且為要顯示小磯的真面目計，也非得這樣地寫下去不可，但是這篇文章的範圍，用不着擴張到那麼大，而且著者也不

願意寫，爲甚麼呢？因爲太麻煩了哪。

但是總之他的滿洲經綸，却是青春時的宿望了，從當少校的時候代起，他就不斷研究中國問題，而且這研究不久就做了事實上的助力。

當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郭松齡脫離張作霖的時候，任參謀本部課長的小磯是如何地帶了某種重大任務到滿洲去；昭和六年五月（一九三二年）的萬寶山事件以來的軍務局長；任陸軍次長時的小磯的活動；任關東軍參謀長時的小磯的畫策等等；這些我們都暫時不說，總之小磯是三頭六臂地大形活動就是了。

但是關於滿洲問題的根本意見這一層，到底小磯的見解是對了

呢？抑是對不對呢？這倒是一個問題，不過這是屬於這人物論的範圍外了。

x  
x  
x

小磯現在已經被視爲部內傑出的大人物了，聽說海軍大將加藤寬治曾說，「陸軍中之有軍人氣概者只有小磯一個人」；小磯或許也真的這麼偉大吧。還有人說，「小磯的人材，任大臣也好，任總長也好，任總監也好，真是部內稀有的俊傑」，這也隨他去說吧。

無論怎麼說，總之他是一位活動的軍人政治家，膽量也足，謀策又豐，說起要幹的話，大概也會澈底的幹，不過這位軍人政治家就是有點不能全終，這點不知道他可有自知之明否？

他像是一位斗酒不辭的酒豪，吃醉後便張大喉嚨歌唱，他雖然是那樣的豪傑，但也有出人意外的多情多感的地方，不時還要做幾首小詩，聽說滿洲事件勃發當時流行的滿蒙小調，還是他自作的呢；真是怪有趣的。

連小調也會做，這我們對於他的認識，又多少恐怕要發生點變化了，他還應該放大眼光，多認識點社會的事情纔好，能夠這樣，他的大臣學也就可以大成了吧。

### 陸軍次長 橋本虎之助

著者得先告白：從傳說中想像的陸軍中將橋本虎之助，和實在

當面看見的橋本虎之助，大有不相同的地方。

著者雖不是由他的名字而想像，但是總以為他是一位豪毅峻烈的威武的將軍，所以也會在文章裏說過「與其讓他當謀將，倒不如讓他當鬥戰更爲適任些吧」的話，誰知實際上一接近他一看時，剛剛和自己的想像相反，他實在是一位溫厚篤實的好好先生；這就是那威名遠著的橋本嗎！著者實在不禁嚇了一跳（這形容詞雖然未免太誇張了一些）。

又聽得人總稱他「光頭虎！光頭虎！」所以自己就以爲他一定是牛山濯濯，光可鑑人的了，誰知當面一看時，這算得甚麼呢，像他這樣子的天下——不，就是陸軍軍人裏邊也多得很，如果這也算得

有名的話，那有名也太無聊了，就是著者本人，也要說一句「你們看吧！」了。

總之橋本是一位傳說和真物當中有相當距離的人物；這種感慨不獨著者如此，凡是先聽見了謠言，然後纔親眼看見他本人的人們，大概都會有同感吧。而且接着大家還怕恐就會覺到他本人比謠言中所說的還要偉大吧。真的，橋本真的是同謠言所說的完全不同的人物。

x  
x  
x

橋本是騎兵科出身，騎兵科當然自有它的特有性質，不過這兵科的人物，大概都有敏捷英俊的風氣，同時也會動輒流於輕佻。但

是橋本却似乎沒有這種騎兵式的性質，他像是只有工兵乃至砲兵式的敦厚。

他不是一位捷腕家或辣腕家，他是一位極端的慎重家，所以這一點就很可能博得上下的信賴，他所經手做過的事情，沒有一點不適切妥當的。

著者剛纔說過他是一位溫厚篤實的好好先生了，但是他並不是庸庸碌碌的好好先生；我們不可不知道外柔內剛的戰將的真價，他能夠給人以一種聽得嚇了一跳，看見嚇了一跳，知道了又嚇了一跳的變化多端的感覺，這不很有趣嗎。

x  
x  
x

他生於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年）六月六日，係橋本昌世的長男，現在的籍貫雖說是東京府，可是普通人們總當他是愛知縣的出身。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四期生，成績並不優良，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畢業陸軍大學，當然也不是優等生。

一直到校官時代，他在部內還沒有甚麼名聲，不過因為曾當過駐俄武官，而且有相當研究，所以也算是部內有名的俄國通。由騎兵第二十五團團長調任參謀本部課長，由上校直至昇任少將期間即任東京警備參謀長，以後又回參謀本部任第二部部長，這樣地漸漸走上出世的途徑了。到了後來，更跳出了這裏任關東軍參謀長；剛巧遇着滿洲事變發生，他的名聲就一躍傳播了社會，被算做軍部的

中心人物中之一位了。

關東軍自武藤軍司令官赴任，擴大組織的時候，他便就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大有點像往年的朝鮮憲兵司令明石元二郎的地方，在事變前關東軍憲兵隊只有在旅順的一隊（七分隊），事變後即增加了數隊（隊數和組織似乎未經公布，所以不能在這裏直寫出來），他自己就當了第一任司令；大概是根底已經打好，所以到了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便又回參謀本部任總務部長，到了去年八月一日，便承柳川平助的缺，任陸軍次長，這不能不說是非常的榮遷了。

陸軍次長一職，本來說是要給古莊幹郎，或是故廣瀨猛的了，但是結局却輪到了他。陸軍的對象問題，以蘇聯為最多，所以他任

次長，也大有令人首肯的地方，不過更大的理由，恐怕還是因爲他是一位溫厚的調和的人物，能夠得到大家的賞識吧。

x  
x  
x

他在同期生的成績是第十名，就一般說，應該被歸入快要引退的一類了，但是以他現在是種情形來說，同期生中將來最有大希望的，恐怕就是西尾和他，再加上那位毒氣的權威者久村種樹了。

人類可分爲兩種，一種是所謂「十歲稱神童，二十成才子，三十爲凡人」的人，年輕的時候，大家總以爲他前途大有希望，可是年紀越大却越是沈沒下去；一種是年輕時不見得怎麼，但是却能夠隨着歲月一年一年地光亮起來（並不是指頭上發光的話！）。

橋本就像是屬於後者的一類的。

## 第十一師師長 古莊幹郎

能夠像駿馬不知疲勞，始終不變繼續努力的，就是這位第十一師師長古莊幹郎吧。他在第十四期生中雖然考得了第一名，但是他果能夠就照樣地跑進決勝點與否，倒是傍觀人所感到最有興趣的問題。

他曾經害了一次大病，據說雖然好容易恢復了原來的康健，但是將來果能夠擔任劇務這疑問，倒使人對於他的前途抱一種不安。不過現在總算是擔任着師長的劇務了，最近還說留起了林陸相一

樣的鬍子，在最近出席師長會議入京的時候，還說是登山甚麼都來得呢，大概已經不用替他担心了吧，這我們倒不能不祝福他呢。

× × ×

古莊生於明治十五的（一八八二年）九月十四日，隸藉熊本縣。

日俄戰爭時敍官少尉，任近衛步兵第四團排長，隨軍出征；戰爭中進級中尉，第二年轉任近衛後備混成旅——即所謂花的海澤旅的副官，當時前陸相荒木也還是上尉階級，同任副官，今年八月罷免了的上將菱刈隆是岡旅的參謀。

戰後進陸軍大學，明治四十三年（一九〇九年）第一名畢業。以後連任山縣元帥的副官，參謀本部部員，進級上校之後即任近衛步

兵第二團團長，繼入陸軍省任軍事課長，這時候得陸軍省次長畑英太郎的賞識——或許說做和他要好了起來更適當些吧。所以當畑氏出任第一師師長的時候，他也跟着跳出了陸軍省，去當畑氏屬下步兵第二旅旅長了。

不過他的出任部隊長只是爲了獲得進級的資格；不久便又回到陸軍省任人事局長，後來又任參謀本部總務部長，接着又調任第一部部长。真是從這個要職跳到那個要職，榮遷之後又榮遷，他的昇進真可以說是部內寵兒的模型了。到了去年八月，就依當然的次序，出任師長去了。

這樣地，他的經歷跨涉了軍政軍令兩方面，但却很少當軍將的

經驗。所以——據著者的意思——他的外形（包含容貌在內）不很像將軍的樣子。總覺得浮浮腫腫地贅肉太多，我看還是多練習些擊劍，使身體堅實一點好。同時他的內容也有點過於寶貝，沒有受過多少風霜，因此也有他純真的地方；在他的眼中少有所謂敵人的存在，德望也很高；不過也要知道，爲人之長者，若非飽經風霜還是不能夠成熟的啊。

x

x

x

他和烟英太郎是很要好的搭擋，所以聽說宇垣一成也很信賴他。這裏就發生了他命運禍福的紛糾。假如烟氏尙存的話呢？烟氏恐怕早在荒木，或南之前當任了陸相了，那時候，古莊恐怕一定就是

軍務局長，或陸軍次官，而且一步一步地在講求當大臣的方法了，但是這希望竟落空了。又假如將來宇垣能夠在中央部重伸羽翼，獲得首相的印綬時，也不能說沒有阿部陸相，或古莊陸相的出現，但可惜這恐怕也會終成夢想。

不過將來的事情，目下也說不定。看他現在既已恢復了健康，志氣暢盛，議論風生的情形，對於將來的悲觀也可不要了。本來就是軍政家的人物，只要社會的情形一變，不怕也就完全沒有希望。總之現在還是將第一康健，第二康健，第三還是康健的標語貼在牆上，先圖自己的康健要緊。

參謀次長 杉山元

參謀次長杉山元已經是上將級的人物；就是現在預先增加正服袖上的金線，買定上將的肩章，也不至於無所用處吧。

西義一和植田謙吉已經在去年十二月進昇上將。其次的寺內壽一假如在今年十二月進昇上將的話，那麼，岸本綾夫和他也就可以在明年進昇上將了；這差不多可以說是既定的事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本文中已經是有加入他一名的必要了？不過現在總還是中將，所以將他拉了進來，趕快先在這裏表示對他的敬意。

杉山生於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年）；杉山貞的長男，隸籍福岡縣。

第十二期生的第一名，本來是二官治重，但是不知道甚麼原故，他竟在去年八月間遭了罷免，現在就讓次位的杉山占了同期生的首席。杉山的經歷，軍部方面不如軍政方面的多，日俄戰爭時敘官中尉，任步兵第二十團排長，隨軍出征，在戰事中途間，回到國內，進昇上尉任補充營連長；戰後入陸軍大學，畢業後即任參謀本部附，到了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任軍務局航空課長之後，就差不多完全服務軍政方面了。歷任過軍事課長，航空本部補給部長，又赴日內瓦任國際聯盟委員，回國後任軍務局長，南陸相的陸軍次長

，不久便又出任第十二師師長。

大家總以爲他的前途就這樣地結束了，可是在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三月又榮遷航空本部部长。這方面的事情，我們只要看他的履歷就可明白，是他心血所注的地方，所以可說是適人適所，而且據說他也有相當的經綸；竟作爲參謀次長的適當人物而代植田了。這樣一來他就成了候補上將中的一人，只要不發生問題時，在這一兩年中大概就一定可以進昇上將了吧。

### 結 言

說來說去，總算對十位將軍加了一點妄評了，到底說對了呢？

還是不對？

但是著者的意思，並不是說只有這十位是偉大的人物，其他的都是飯桶；也不是說這十位的前途有望，其他都不行；這在開宗明義第一章中已經說過的了，著者只不過順便拖了十個人出來，對他們表示敬意或不敬意罷了。

假如要寫起「二十雄」，「三十雄」來的話，那也許會感到人材濟濟，數不勝數吧。譬如

第一師師長柳川平助，第八師師長中村孝太郎，陸軍科學研究所所長久村種樹，第二師師長梅津美次郎，整備局長山岡重厚，陸軍砲工學校校長永持源次各位中將。

築城部本部長松井命，陸軍大學幹事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陸軍騎兵學校校長飯田貞國：參謀本部第一部長鈴木重康，第十二師司令部附東條英機各位少將等等。

但是這些只好待諸來日了。臨末著者更誠心地向本書中所述的各位將軍道歉，並望恕我妄加批評之罪。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日本軍部十雄

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

印刷處

南京大全福巷  
陸軍印刷所

電話二一三一二號

發行處

南京國府大馬路  
軍用圖書社

電話二二六二九號



TX(494)

59  
6020

71

BC

33.135.2=51